



年味、仪式, 及总局

◆于继勇

当蜡梅含香,雪花片片飞舞,薄冰如镜铺满村边的池塘,春节就要来了。

对于中国人来说,春节是一年最重要的节日,也是情感体验最丰富复杂的日子。

时过境迁,现在的春节和往年相比已大不一样。一切没变,又似乎一切都变了。

没变的是亲情。无论江河万里,也要日夜兼程回到故乡,回到亲人的身旁,围坐一起吃顿热腾腾的年夜饭,聊聊一年来的辛劳与幸福,再憧憬一下未来与希望。孩子在长大,父母在变老,普通人的日子,在一次次团聚与离别中重复向前。

变化的是场景。和几十年前,甚至十几年前相比,衣食住行和生活的节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相聚的日子匆忙而短促,老家新铺的被窝还没捂热,又要计划归程了。对于一些人来说,生活和谋生经常处在分离的状态,生活在故乡无法谋生,而离开故乡又会失去天伦之乐。来去匆忙,过年时一些繁琐的仪式没有了,一些必要的细节省略了。

生活的目的是寻求更多的改变与提升,为了更加美好的前程,

我们需要在匆匆忙忙中,定义幸福,考量得失,所以,过年越来越简化为一次团聚,或几餐美食。

餐桌是人们生活水平最直观的表现,几十年的时间,绝大多数中国人完成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转变。吃,成了过年最主要的内容,也是最重要的环节。

从前日子慢,过年的节奏也慢。每年进入腊月,人们就为过年做着准备,先是扫洒除尘,接着拿出存了一年的积蓄,添置一些生活大件。因为物质贫乏,每件来之不易的物品都显得特别珍贵。

以前,过年对于孩子来说,就是穿新衣新鞋戴新帽。一把捡来的鞭炮也可以兴奋许多天。今天相当常见的鸡鱼肉蛋,在几十年前还是紧俏的食材,能大快朵颐的日子只有等到过年。过年,为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发挥特长提供了机会,她们会用普通的面粉,变着花样,做出充满美好寓意的食物。

平凡的日子,总需要一些略带神秘感的仪式来呈现。除了敬神和敬祖先,很多地方还有民间自发的娱乐活动,比如花鼓灯,比如社戏,或者踩旱船。如果村里

有老人过寿,或者娶媳嫁女,还会请来戏班子连唱数天大戏。因为这些,过年就有了更多的欢声笑语,和美好的期盼。

农村的春节从腊八开始到除夕夜,几乎都是在蒸炸煮烧中度过。每个村庄的上空都飘着缕缕炊烟,油炸食物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,装满整个村庄。

从正月初一开始,就到走亲访友的环节,你来我往、拉拉扯扯能一直延续到元宵节。没有很紧急的事,也没有需要规划的行程,时间富裕,每天都可以在吃吃喝喝中度过,所以快乐也来得简单而直接。

快乐需要悠闲的心,需要直观的载体,更需要熟悉的场景。2026年的元旦,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,在黟县西递,我们遇到了年味总局。

这虽然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文旅活动,却让我有了一秒回到从前的恍惚。年味总局的场地在西递村口,一片平整的草地上,搭建了一排本地特色小吃摊位,而前来制作售卖美食的都是本地村民——他们做出的小吃才更地道。场地的另一边,几只大锅煮着猪肉和

羊肉,敞开的锅中热气蒸腾香味扑鼻,那是精心准备的皖南特色杀猪饭。

由一群年轻人扮演的财神、花神和仙女,在舞蹈的间隙和游客互动玩游戏。有了可参与的游戏,来自城市的游客更愿意在这里逗留。

因为是在户外,吃饭和游戏,都多了一份野趣,因为有了精心布置的场景,满场红通通的色彩,也勾起了许多往日过年的记忆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且快速工业化的时代,为了追求高效率,时间被压缩到分秒必争,忙碌压减了生活本身的趣味。当我们闲下来时,不妨问一下自己,生活的目的和意义。当焦虑成为都市人避不开的困境,我们是否可以为自己按一下暂停键,用短暂的时间,回到故乡,回到乡村,重新找回生活的闲情与逸趣?

虽然只有短短半天时间,吃了一顿杀猪饭,却让我体验了一把皖南的年味。

也许,未来几年过春节时,我都会回想起这一天: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,一群人沉到了日子底部,那一天,没有忙碌,没有焦虑,只有欢笑。

咱俩谁是谁啊？

◆何宏祥

云杉与子夜原本是一对好朋友,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们当时的好是属于那种“天花板级别”的。后来,不知是怎么回事,两人相见,居然如同陌路。

私下里,不少朋友都在猜测个中缘由。听来听去,好像都没有从根子上找到原因。偶然,段鹏嘴里冒出的一句评论,似乎有些道理。他是这么点评的,任何关系好到极致之后,一定会重归于陌生。

初听之,对这评论很是难以理解。我琢磨了好长一段时间,慢慢觉着段鹏的评论还是很富智慧的。两个人啊,极致的好,一定是分不出彼此的。到了这个程度,咱俩谁是谁啊,还真就无解了。既然谁是谁都分不清了,那这两人之间还能相互认识吗?我想,这个答案,应该是不言自

明的。

段鹏的点评虽是一时之说、一家之言,但如何分清咱俩谁是谁,却成了朋友们一个常聊常新的话题。截至目前,大家的观点集中起来,大概就是认识自己、善于欣赏、寻求共鸣、承认差异、贯穿斗争这样一些。

认识自己。人跟人之间,总有相似之处。这既是两个人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前提,也是让两个人相互混淆的祸根。为了既相似又有别,认识自己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认识了自己,对对方与自己的差异之处,也就有了基本的判断。有了这个基础,两个人才可能在相互的交往中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

善于欣赏。朋友相处,不是为好而好。这“好”一定是欣赏之好。欣

赏什么呢?当然是对方的可贵可爱之处。因此,有人得出一个结论,欣赏是透视对方品格和境界、精神和心态的一束亮光。这话,还是蛮有哲理的。放眼芸芸众生,那些能够一直交往下去的好朋友,这“好”里一定是满满的欣赏。

寻求共鸣。缺乏共鸣的好,或许就是一种迁就,或许就是一种谦让,或许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……共鸣,从本质上说,它是一种体会对方情感的能力。共鸣的好处,就在于它能让对方察觉他在你的心目中是受重视的更是受尊重的;共鸣的价值,就在于在相互的重视和尊重中,实现双方的互促共进,共铸人生辉煌。

承认差异。正是差异的存在,才让各自成为各自。承认差异,不是相互

排斥,而是为了更好地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。承认差异,更不是为了消极地求同,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。聪明的办法是用对方的观点和感觉来扩大自己的眼界、丰富自己的思想,努力成为更好更完美的自己,让自己成为对方的一面镜子。

贯穿斗争。这里所讲的斗争,是朋友间的斗争,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斗争。写到这里,我脑子里突然弹出一句话:真正的友谊是在斗争中向前发展的。看看现实,还真是那么回事。朋友间的相互斗争是很有艺术的。也就是说,面对对方的不妥,贵在指出其言行的消极后果,但一定要让他自己去认识。这样做,不至于让对方产生丢失尊严之感,产生自卑之感,从而促进他更好地弥补不妥。

这些固然都很重要,但至关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地做好自己。唯如此,在与人相处时,才能务实地面对自己,坦诚地表达自己。这样,不仅可以强大自己的内心,更能让对方感受到与你相处,是一件非常轻松愉悦的事。这个时候,咱俩谁是谁就不分清楚了吗!

一棵树;一枝向西伸展,呈Y形伸过去覆盖街面。数条枝丫几乎触及对街商铺。

由于向北、向西倾斜,故在向北的倾斜处立了两根支撑,向西的立了一根。树上小枝大枝相互盘绕,还挂了很多树须。而根须和气根则像一根根弯曲的不锈钢,上部的簇簇枝叶又像瀑布倾泻。

正在此时,一对老夫妻来到树下摆摊,卖现炸的鱼丸等。老大爷很健谈,闲聊中一个劲夸他们村的新变化。他说,现在来的人依然很多,但购物的少了,看历史的多了。特别是中英街被授予“中国历史文化名街”称号、被列为新的深圳八景之一以后,人气持续兴旺。

时近中午,我们在村里漫步。这个具有南国风情的村子家家整洁、户户种花,村头巷尾开了众多的商品店、小吃店,饭菜飘香。刚在一家面馆坐下,突然收到一条香港漫游信息提示,原来这是香港电信的信号“抢”来了。

当我们返回时,特别留意村里还有两棵大榕树,只是不知它栽于何年何月了。但我知道,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这棵街心的古榕树,将继续以它独木成林、绿荫如盖的姿态,见证着深港两地的融合与发展,守望望着中华民族更加繁荣的未来。

合肥天鹅湖的前世,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“双桥集”、百年前的“荷叶地集市”、五十年前的“养鱼塘”,直到二十年前把鱼塘挖掘连片修整后,才正式得名“天鹅湖”。而这二十年来,正是天鹅湖片区发生颠覆性变化的黄金时代,业已成了合肥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商务、人居的核心区块。可谓天鹅振翅飞,合肥风水起。

我以为天鹅湖大概就是天鹅的样子,于是拿来地图进行验证。然而,这片蔚蓝的水域标识下,我横看竖看,左看右看,就是看不出“天鹅展翅”的形状来。我再多看几眼,竟发现它像是一头快乐的小象。不信?你看,从东南角伸出一条弯弯的且带有钩状

的线条,似乎就是象鼻子;而右下角那咧开的嘴角,仿佛

是看到了什么可乐的事,正兀自窃笑着;圆润的大肚腩呈现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,与“肥”太密切相关了;西边那长长的尾巴悠闲地甩动在浩荡的长空里。

我想寻找“小象”的腿收在哪里,便沿着“大肚腩”一直往下搜索,没有了一片湖蓝,却有一道宽阔的绿道垂直于湖,直达一个叫“万象城”的地方。我似有所悟,原来小象的腿藏在这座叫“绿轴”的公园里,搅动着“万象”的五彩缤纷。

我沿绿洲东路以脚丈量了从“小象”到“万象”的距离,一公里有余。这一公里多的路,由北向南走,首先触到你视觉的是一座摩天大楼,目测足有七十层以上之高吧。我想在一片闪亮的幕墙中确认这座高楼的尊姓大名,却只在顶端隐约有一行字,但我认为是给神仙看的,凡人如我者,目力无法企及。目光收回到地面,在大门口赫然看到四个金色大字:安徽之门。我继续寻找,目光往南,终于看到一副高大的竖牌,上书“天誉·新地中心”。若

在人群里多看了一眼,或许含有某种期待,而我在楼群里多看了一眼,只想知道这个“安徽之门”是如何打开的。站在这里,这幅高楼左手牵着巨型商业地标“银泰in77”,右手紧握着时尚街区“天誉”。如果说天鹅湖是个大商圈的话,“银泰in77”必是主角之一,这巨大的体量像是神奇的魔盒,人流被张开的口子不断地吸纳,又不断地吞吐,沉浸在里面的人们,总有一款服务适合你;“天誉”大概是由数幢商住楼簇拥而成的住宅小区,推窗观湖只是选项之一,令人好奇的是此楼长出了一副奇特的面孔,层层叠叠的楼层外栏像是织了一层棱角分明的网,又像是搭了无数架天梯,仿佛楼梯而上即可与云端互动,难怪连老“天”都给了美“誉”。

一边是“神盒”,一边是“天梯”,这道“安徽之门”莫不是就这样打开的?我也只是瞎猜而已,诸君请勿当真!

继续往南,跨过一条叫“龙图路”的次干道。龙图,具有天命神权之意,如千古廉吏包拯曾获“龙图阁”学士官职,人称“包龙图”,而他就是合肥人,是否借其名而喻“刚正不阿”之精神呢?

继续南行,渐渐感受到了一些文艺的气息从路边的门店里徐徐渗透出来。“壹处”的轻奢,与“壹貳叁”的决绝,只有走进去才知道它们是各自安好的;AC店面的小巧,与窑洞似的拱形门厅相搭,门前竹椅竹桌横陈,营造了貌似山野的世界;“艺芝”下的木门,仿佛是从中世纪的欧洲淘过来的,古色古香里也许深藏着故事与期待;不知道“古法黄金”与“风尚合集”如何撞在了一起,新与旧的相逢,会催生出“生活在别处”的风景吗?路边几架白色集装箱式售物车,流淌的不仅是迷人的音乐,还有舒缓的音乐……所有的店面既不简单潦草,也不张扬跋扈。

这段绿洲东路,堪称城市休闲漫步。步道有宽有窄,沿途绿植丰富,梧桐、香樟、桂花等各司其职,与对面的绿轴公园隔路相望,率性的灰喜鹊穿梭其中,一路撒欢。一棵高大的楝树从桂花树筑成的绿篱墙里,恣意地伸出枝干来,葡萄串似的楝树果还在这个冬天坚守着。不远处,一棵貌似“上了岁数”的樟树,像一把老日的弹弓安静地仁立在路边一角,鱼鳞状树皮显示出陈年才有的赭黑色,叶子绿中泛黄,与绿轴公园里年轻帅气的同类相比,算是长辈了。或许因了这老态之故吧,此树又被年轻人赋予了一些艺术色彩。树枝上,绿叶间披挂了五颜六色的祝福飘带,诸如“愿倾心事像蒲公英,风一吹就散”“永远有灯火、有笑语、有新故事发生”等等,落款是“大象哆艺术街区”。

既然有“大象”,万象城也就在旁边了。果然,这万象城商业体量的确是象级的,与绿洲路北端的“银泰in77”构成了南北两极,而且这里也有一座巨型高楼“华润大厦”。我无意探究都市生活“在高层”的感觉,还是把眼光聚焦在地面,仿佛心里更踏实些。

万象城内街人口处,摆了一排厚重的音响台架,标识为“2026跨年音乐会”,显然这是夜经济的鲜明符号。一只超大的红靴子精神抖擞地挡住了去路,定睛一看原来是商家的广告展示,醒目且大方。转过身去,几架颇具地方文化元素的“灯笼”很有个性地立在地面之上。这是很有创意的做法。灯笼不是挂,而是制作成灯笼样子的水泥桩,置于地面,有单个的,也有两个甚至三个不同造型的灯笼叠罗汉似的站在一起,全身涂妆后,又绘了儿童骑马的漫画,且标注“逍遥游园”的主题。把灯笼、逍遥津和飞马这些地方文化元素巧妙嵌入进来,唤醒了城市记忆,无疑增加了吸引力。

继续往内街里走,灯笼渐多、飞马渐多,逍遥津渐多,人流也渐多了起来。迎面玻璃幕墙在冬日的暖阳下愈发熠熠生辉,一个喇叭口朝天的建筑物,在万众瞩目下显得特立独行,仿佛它在自信地向世人宣告:这里是包罗万象之城,可以“信马由缰,逍遥任游”。

万象城与天鹅湖之间,一条绿轴如同一条纽带,把小象之湖与万象之城牵手相连。而若以绿轴为半径,以天鹅湖为圆心画个圈呢,则是“环湖皆美也”,这里扎堆聚集了大剧院、体育中心、广电中心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各类文化场馆,可谓形态壮观,业态丰富,生态优美。因为此美,今年央广总台“科晚”选址拍摄于此。如此,合肥人的自豪感、幸福感瞬间奔来!

难怪,这头“小象”之湖在偷着乐呢!

许辉文化散文随笔集《我为什么喜欢在水边行走》问世

《我为什么喜欢在水边行走》是著名作家许辉最新长中篇散文随笔集。该散文随笔集分为两卷,由9篇文化散文随笔组成。该散文随笔集延续了许辉作品的一贯风格,既蕴含着深厚的天地魅力,又充盈着文学的韵味,行文悠远绵长,洋溢着浓郁的文学韵味,读来苍远绵长,回甘无尽,是一部颇具独特个性的散文随笔佳作集。

该散文随笔集的主打作品是《我为什么喜欢到水边闲逛》,这是一部长达7万余字的长篇文化散文。该长篇文化散文分为“河流的自然史”“河流的文化史”“我的河流旅行史”三部分,作者以虚构的拟人化的水精灵串连全文,将河流的自然知识、人文内容以及作者亲近河流的见闻融为一体,立体、形象而丰满地描绘了地球河流的自然面貌、文化面貌、社会面貌、文学面貌以及人与河流的亲密关系。作者将思想、文化、地理、河流、神话、民俗等视角和内容引入作品中,突破了散文随笔创作的固化模式,着力于散文随笔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、不落窠臼,给文化散文的惯性创作带

漫步天鹅湖：从小象到万象

◆张道德

来冲击,并带来主题、内容、方法的新鲜空气。该作一气呵成、气韵充沛、情感丰富、思考深刻,文笔也十分劲道扎实,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。

许辉先生著述丰富,在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及中国古典经史研读领域都有丰硕成果,他的短篇小说《碑》《库车诺尔》,中篇小说《夏天的公事》《焚烧的春天》《幸福的王仁》,长篇小说《王》等,因其独特一帜的文学风格而为人称道,其中一些作品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《百年中国文学经典》《20世纪中国小说读本》等权威选本及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材,并被选为高考大阅读素材及高校研究生考试大试题,许辉先生还有多部散文集及释解先秦经典的繁体版著作在海外传播。

收入该散文随笔集中的作品,大都在《光明日报》(整版)、《文学报》(整版)、《中华读书报》(整版)、《文艺报》(大半版)、《中国作家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大报大刊发表或转载过,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权威大社编辑出版的散文精选集,在文学界影响广泛。(刘珊珊)